

夏收夏收



夏收白描

◎王亚军

天气闷沓沓的像个蒸笼，早晨起来就晒得人发躁。男人就急乎乎往河滩走，麦熟前后，他几乎每天都在这条路上走几回，那里有一大片待收割的麦子。河滩更是热得人直喘粗气，不停地埋怨这天热得没法活了，见面了熟人都懒得打招呼，似乎个个都失去了往日的精神。

这时节孩子们是不出来玩耍的。头顶连一点云都没有。风就像粘上了树叶，人就感觉不到一丝清凉。唯有头顶的日头在不断升温。地里的旱烟叶子拧了绳绳。一只土狗，头冲着，长舌风箱一样扇着，也找个阴凉地，身子全扑趴开。此刻，唯有熟透的麦子，支棱棱立了一地，颇为精神。

麦子一黄，农人的心就像被火烧

着了。焦急得在家待不住，男人家磨镰、收拾农具，给架子车轱辘打气，做着割麦前的准备。女人则将买来的大块肉切成碎片，煨一大盆子臊子，够整个夏收期间吃。之后，将娃娃啃过的骨头扔给了门口等待的狗儿，它便含着骨头飞快地跑开。女人就开始准备午餐了，开始蒸面皮、砸蒜泥，熬一大锅大颗糝子或麦仁稀饭，这是关中人夏收时节最好的饭食。

天麻麻亮，便拿着镰刀走向已泛黄的麦田，折下一个麦穗，两手一搓，吹一吹，饱满的麦粒散开在手心。看着如婴孩，粗大的手掌揉一下又一下。心里欢喜得不得了，今年的庄稼成了。

夏收开镰，大人娃娃总动员，穿上布鞋，戴上草帽。像军人走向战场那般

庄严。整整一年了，就等着这一天啊。屹踞在地头，鼓足了劲头，镰刀便飞快地杀倒一大片。这时，谁还顾得上酷热，汗水顺着腋窝开始流遍全身，一会儿，便如从河里游了一圈才上岸。

饭时，坐在放倒的麦捆上，大口地喝着浓茶，然后，吃碗里送来的硬硬的削筋面条，顿时又来了精神。人这一辈子，只有收庄稼时最幸福，啥是收获，这就是收获，好好再努力一下，咱把这收获装进麦包，这样心里才会踏实。

前些年在田里怎么挖抓也挖不出几两粮，一个牛一样的壮劳力为了掀转全家的日子，没黑没明，早晨出去，晚上披着星星戴着月亮回家，回来就疲乏得倒在炕上立刻会打起呼噜。

如今，机械化劳作，人也没有那么累了，庄稼也长脸，产量不断升级，咱农人已经从饿肚子到吃饱肚子，再到吃好，生活实现了三级跳。过去那苦涩的夏收记忆再也不存在了，追求美好生活不再是存在心里的梦想。

光场

◎刘建生

作为夏收大戏的序曲、碾麦工作的前奏，光场成为上几代人心底里珍藏的温馨又难忘的记忆。

麦田开始夹绿，农人就开始拾掇场了。场有新老之分：新场是指大麦、油菜等早熟的庄稼收割后，腾出的地做的碾场。因为土里的油菜茬、落叶、杂草、瓦片等需要用手拔、耙搂，所以比较麻烦。待清理干净，将大一点的土块敲碎，再用锄头把没有处理到的地方挖起来，套着牛耧平。老场基本是固定的，年年做场，啥也不种，只需要锄松、耧平即可。

光场前，需要一场雨，否则需要拉水泼场。雨小了不行，土粘不到一起。透雨过后的几天里，乡亲们焦急地到自家场里查看墒情，等待光场最佳时机。等场里的土不干不湿之际，家家户户开始了光场。

光场还需要一只碌碡，就是一个装有木制支架可以滚动的大石头碾子，形如圆柱，直径四五十厘米，长不足一米。两端圆心处各凿一圆孔，跟酒盅子差不多大小，作为转动的轴孔。木制的支架要选上好的铁样坚硬的洋槐木来制作，两面支架中心横向对着装有一根榫面杖粗的铁棒，棒尖插进光滑的轴孔里，再把左右侧框用绳子探紧，前面系上绳套，用人或畜拉着滚动，就像小型压路机。那种筒

形青石碌碡、混凝土碌碡因表面光滑、碾压面宽，最适合光场。

光场是个体力活，一般需要两个精壮劳力推着碌碡碾压，直到场面瓷实。为了防止湿土粘在碌碡上，还需要一个人用芥蒿拌灰，这轻松活由女人、碎娃来干。于是，家家户户的场里响起了“吱扭吱扭”的碌碡声，汇成一曲美妙的乡村“光场曲”。我家往往是爸爸、哥哥在推碌碡，汗珠子挂满脸颊，衬衣后背都湿透了。我手握芥蒿跟在后面往碌碡上拌灰。

光好的场平展展，颜色蓝莹莹，硬度也不错，不比现在的水泥地面差。场一般要光好几次。雨水多的时候，下一场雨得光一回场。记得有一年，我家的麦场前后光了七次之多。为了防止场面晒裂，光好的场还需要苦一层麦草。除了人力光场，也有套着牲口光场的。光场的人一手扬着鞭子，不时在空中来一记响鞭。另一只手牵着牛缰绳，顺便还拿着竹篾篱笆。枯燥、乏味地转着圈子，不断重复的工作让人很无奈，于是他扯起嗓子吼起了秦腔：“后帐里转来了诸葛亮孔明，以此来排解劳动的疲劳。”

如今，收割机一叫，麦子往水泥地面一倒，夏收就已过半，碾麦子再也用不上场了，年青一代已经不了解过去人们光场的辛苦了。

生产队的碾麦场

◎张天科



过去夏收来临时，生产队里的碾麦场是三夏期间人最多、最火热的地方。生产队的麦场宽阔、平整，我们队的麦场有十亩地那么大。

麦收之前，得平整麦场。首先把旧打麦场犁起来一二十厘米厚，犁平犁匀，雨后均匀地撒上短麦秸或土灰，或者浇上水，拉上碌碡碾压。碌碡后面还会拉一束压有石块的扫帚，碾压和拖扫两不误。打麦场的周围，每隔五六米摆一口大水缸，缸里注满水，用于防火灾。

麦子成熟了，紧张而有序的夏收开始了。收割完的麦子在麦场堆起来一个又一个麦垛。麦场上有专人负责指挥麦子的拉运、堆放、碾打、晾晒。收割拉运到麦场的小麦，要经过摊

场、晾晒，方可碾场。

那时夏收时节的麦场如同战场，人海作战，要完成翻场、起场、扬场、收场等一个又一个环节，才能完成粮食归仓。

碾打多在天气晴朗的时候进行，全靠人与牲口的配合来完成。生产队里农活经验丰富的庄稼把式担纲主演，他左手抓住牲口的缰绳，右手挥舞长鞭，指引着牲口们拉动碌碡，碾压小麦。

摊场，就是劳力用桑杈，把垛在麦场周围的一个个零散的麦垛推倒，用桑杈抖得零散，均匀地把麦子摊撒在场里，形成厚厚的一层，让太阳晒干、晒透。碾场，是让牛驴骡等牲畜拉着石碌碡，来回在摊开的麦子上走场，将麦穗

碾碎。等整体碾过一遍，牲口们稍息，场边等待的劳力们，快速进场，将碾过的麦秸进行翻动，这叫“翻场”。翻过之后继续碾压，碾了再翻，直到把麦穗全部碾干净，一场麦子就算碾完了。此时场外的劳力一齐上阵开始“起场”，推的推，拉的拉，以最快的速度把麦秸收起堆垛，把麦粒堆放于麦场一角，直到把当天摊开的麦子全部碾完。用推板把碾下来的麦粒集中拢成条形长堆，以便于扬场。扬场要借助风力把麦糠、碎麦秸、尘土和麦粒分开。扬场首先要看好风向。俗话说：“会扬场的一条线，不会扬场的一大片。”他们把握木锨的角度，向着风吹的方向，把麦粒均匀地撒向空中，形成一条弧线，让麦粒自然地撒落在上风头的地面上，麦糠、麦草和尘土就会被风吹落在远方。在麦子和麦穗的分界处，会有一个头戴草帽、手持竹扫帚的人，轻轻地将被风吹走的杂物和秸秆扫到一边，直到把一场小麦收拾干净。

夏收的一二十天里，这打麦场上的夜晚常常灯火通明、热闹非凡。夜晚社员们也不闲着，最后，颗粒归仓。

如今农业耕种都用上了机械，夏收方便省事多了，现在收麦两三天就基本收完了。

至今回忆起当时那种火热的劳动场面和孩子们嬉戏打闹的欢乐场景，令人久久难以忘怀。时至今日，过去大集体时打麦场上那热火朝天、欣欣向荣的劳动场面，仍会在我眼前显现，还不时出现在梦里，把我的思绪引向那遥远的故乡。

吃完杏子后，杏核被我们砸破来吃，那杏仁嚼在嘴里香脆可口，满口留香。

步入社会后，我曾在省城打工。有一年，正值杏子泛黄时，父亲带了一兜青里泛黄的杏子来看望我。那时一个同事正好身怀六甲，喜食酸辣，见了那青里泛黄的杏子，犹如久旱的禾苗遇到了春雨一样，就迫不及待地据为己有了，我连一个都没吃上。

麦子又黄了，老家那一树杏子也熟了，就奔着这杏子也得赶回家，吃杏收麦两不误，也是件美事。

麦黄时节杏儿甜

◎陈亮

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，每一个地方的物种也都具有它独特的地理特征。商洛农家杏子多，每年麦黄时节也是杏子成熟的时节。

杏子属季节性水果，它在农家房前或屋后自然成长，大多数无人管理，但却默默地奉献出一树丰硕的果实。当田野里麦子一片金黄的时候，藏在绿叶后的小青杏也偷偷地渐渐泛黄了。小时候缺少吃食，个个都是馋猴子，很多时候不待果子成熟，就偷偷摸摸躲在无人的角落里摸，待到主人出门或下田劳动时就趁机出手，攀上树，不管青黄摘一大捧。

我家屋后有一棵杏树，还在泛着青光时就被我们哥几个整天张望着，每天趁大人不在时就偷偷地敲几个下来。我家的那棵杏树每年都是硕果累累，那种酸酸甜甜的美味，至今让人难以忘记。

那时我们学校旁的一户人家有一



碾场

◎王商君

在过去的夏收时节，碾场是一项仪式感最强的劳动。那时候，很少有打麦机这类脱粒机械，这项劳动就靠人力了。

等田里的麦子收割完成，这时候，人们就腾出工夫开始碾场。此前，农人将割倒的麦拉回来堆成麦垛，顶上用去年的陈麦草苫盖好，以防天雨。碾场的日子，人们早晨五六点就得起来，先选几个心细的女性用扫帚将整个场院扫得干干净净，这叫“漫场”。场漫过两三次之后，太阳渐渐升起。揭开麦垛，将麦捆解开，一层一层摊开，这是摊场。摊过的场在烈日下晒个把小时，就赶人赶着牲口拉着碌碡上场了，碾场正式开始。碌碡在牲口的拉动下碾压在干爽的小麦上面，那些饱满的籽粒就离开了麦穗。

为防止牲口偷吃，给它的嘴上戴上竹编的“牛笼嘴”；再防它边干活边拉牛粪，后面还要跟一个小娃娃，娃娃手里拿着芥蒿，提着褡裢，随时准备接住那些牲口的粪便。

第一轮碾完之后，牲口去休息，这时大人娃娃齐上阵，将碾过的麦子翻过来，这叫翻场。翻场主要是将未碾的面翻到上面来，翻好后，晾晒半个小时，对这些麦子进行第二轮碾压，以保证麦粒完全从麦穗上脱下来。第一轮碾压下来的麦粒也迅速收集成堆，等待一场麦子碾完之后，要借风势将其中一些杂物扬弃。

碾场这项工作冗杂又具体，需

要的人多，需要的农具多：收集麦草，要用麦杈和推杈；分离麦草和麦粒，要用撒杈；碾场，要用牲口、需要碌碡；收麦子，要用推板、簸箕；装麦子，得用麻袋……所有这些农具，缺一不可。

夏收时，最让农人担心的是突如其来雷阵雨，雷阵雨往往来得急，结束得也快，这雨往往会让农人措手不及。在我记忆里，有一年生产队里碾场，上午还是阳光普照，午后北边天空黑云飘过，不好，这分明是一场雷阵雨要来的前兆。急得队长不停地敲打铃铛。风一起，天空就落下了豆子大小的雨点子，这时候，整个生产队里的人都急了。都顾不上雨大淋湿衣服，个个拿着农具纷纷在粮食前集中。只见那些直不起腰身的老头老太太也拿着雨布来了。就连刚正给孩子吃奶的月婆子，也硬生生把娃娃从胸前放下来，任那孩子哭天喊地，一狠心去了碾麦场。终于，大家集中精力将麦子快快堆起，然后用雨布将麦堆遮盖得严严实实，以免麦子受到雨水的侵袭。一场暴风雨骤雨之后，天空又出了太阳。这时候，只见个个都被雨水淋湿了衣裳，仿佛一只只水鸡娃，互相打量对方，那种惨状反而让人忍俊不禁。

碾场这项劳动早些年就没有了，麦杈、撒杈和推杈、推板、簸箕、碌碡等农具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，成为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们心底一份珍贵的记忆。